

林语堂散文精品文库

幽默·人生

林语堂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00094052

幽默·人生

林语堂 著



290671620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00088003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李亚男

封面设计:冯先洁

版面设计:逸 尘

书 名 幽默·人生

定价 20.00 元

作 者 林语堂 ISBN 7—5411—1479—0/I·1377

1996 年 4 月 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二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数 1—10000 册

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280 千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仪兴印刷厂印刷

台北彩虹出版社独家授权,不得翻印

他一身融汇了东西方的智慧。只要将他的著作读上数页，谁也会觉得与高人雅士相接。智者之言，亲切有味，其思想合理中节，谦虚而宽容，开朗而友善，热情而明智。其风度，其气质，古之仁人不能过也。

——（美）安德森

目 录

○论孔子的幽默·····	(1)
○沙蒂斯姆与尊孔·····	(7)
○思孔子·····	(11)
○论孟子的文体·····	(17)
○孟子说才志气欲·····	(21)
○闲话说东坡·····	(25)
○苏东坡与其堂妹·····	(28)
○文忠公·····	(37)
○诗人、名妓、高僧·····	(51)
○刘铁云之讽刺·····	(76)
○半部韩非治天下·····	(80)
○辜鸿铭·····	(82)
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·····	(87)
○丁在君的高调·····	(91)
○给郁达夫的信·····	(95)
○给玄同先生的信·····	(98)
○写在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坛冤狱表后·····	(103)
○忆狗肉将军·····	(106)
○思满大人·····	(109)

○阿 芳·····	(114)
○苦矣！左拉！·····	(118)
○再谈萧伯纳·····	(121)
○英人古怪的脾气·····	(127)
○与德哥派拉书·····	(132)
○洋泾浜与基本英语·····	(136)
○无字的批评·····	(141)
○且说本刊·····	(145)
○中国杂志的缺点·····	(148)
○译尼采论“走过去”·····	(150)
○有不为斋解·····	(153)
○论 文·····	(157)
○杂 说·····	(169)
○论小品文笔调·····	(172)
○小品文之遗绪·····	(176)
○还是讲小品文之遗绪·····	(183)
○怎样洗炼白话入文·····	(188)
○今文八弊·····	(204)
○论语丝文体·····	(215)
○《励志文集》序·····	(221)
○《啼笑皆非》原序·····	(223)
○《啼笑皆非》中文译本序言·····	(224)
○《啼笑皆非》后序·····	(229)

○《生活的艺术》自序·····	(232)
○《吾国吾民》自序·····	(237)
○《浮生六记》英译自序·····	(239)
○《徬徨飘泊者》译序·····	(244)
○《有不为斋丛书》序·····	(245)
○跋《牛羊之际》·····	(249)
○关于《人间世》·····	(251)
○《大义觉迷录》·····	(255)
○《大荒集》序·····	(263)
○《新的文评》序言·····	(266)
○谈《论语》句解·····	(275)
○读《萧伯纳传》偶识·····	(278)
○《剪拂集》序·····	(285)
○《公理的把戏》后记·····	(288)
○读邓肯《自传》·····	(294)
○言志篇·····	(305)
○论玩物不能丧志·····	(310)
○论幽默·····	(312)
○论谈话·····	(313)
○论趣·····	(322)
○说诚与伪·····	(325)
○论赤足之美·····	(330)
○谈天足·····	(333)
○论曲线·····	(337)
○大暑养生·····	(340)
○论买东西·····	(342)

○狂 论	(345)
○文妓说	(351)
○咏名流	(353)
○方巾气研究	(355)
○笑	(361)
○笑之可恶	(364)
○粘指民族	(367)
○烟 屑	(369)
○读书的艺术	(371)
○读书与风趣	(378)
○论学问与知趣	(380)
○失学解	(382)
○戏 剧	(386)
○关雎正义	(397)
○哈佛味	(400)
○论言文一致	(401)
○论文艺如何复兴法子	(405)

论孔子的幽默

孔子自然是幽默的。论语一书，很多他的幽默语，因为他脚踏实地，说很多入情人理的话，。可惜前人理学气太厚，不曾懂得。他十四年间，游于宋、卫、陈、蔡之间，不如意事，十居八九，总是泰然处之。他有伤世感时的话，在鲁国碰了季桓子、阳货这些人，想到晋国去，又去不成，到了黄河岸上，而有水哉水哉之叹。桓魋一类人想害他，孔子“桓魋其如予何”的话虽然表示自信力甚强，总也是自得自适君子不忧不惧一种气派。为什么他在陈、蔡、汝、颖之间，住得特别久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他那安详自适的态度，最明显的例子，是在陈绝粮一段。门人都已出怨言了，孔子独弦歌不衰，不改那种安详幽默的态度。他三次问门人：“我们一班人，不三不四，非牛非虎，流落到这田地，为什么呢？”这是我所最爱的一段，也是使我们最佩服孔子的一段。有一次，孔子与门人相失于路上。后来有人在东门找到孔子，说他的相貌，并说他像一条“丧家犬”。孔子听见说：“别的我不知道。至于像一条丧家狗，倒有点像。”

须知孔子是最近人情的，他是恭而安，威而不猛，并不是道貌岸然，冷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但是到了程朱诸宋儒的手中，

孔子的面目就改了。以道学面孔论孔子，必失了孔子原来的面目。仿佛说，常人所为，圣人必不敢为。殊不知学宋儒所不敢为，孔子偏偏敢为。如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假托病不见，或使门房告诉来客说不在家。这也就够了。何以在孺悲犹在门口之时，故意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，这不是太恶作剧吗？这就是活泼泼的孔丘。但这一节，道学家就难以解释。朱熹犹能了解，这是孔子深恶而痛绝乡愿的表示。到了崔东壁（述）便不行了。有人盛赞崔东壁的“洙泗考信录”。我读起来，就觉得赞道之心有余，而考证的标准太差。他以为这段必是后人所附会，圣人必不出此。这种看法，离了现代人传记文学的功夫（若 Lytton Strachey 之“维多利亚女王传”那种体会人情的看法），离得太远了。凡遇到孔子活泼泼所为未能完全与道学理想符合，或言宋儒之所不敢言（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），或为宋儒之所不敢为（举杖叩其胫，“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”），崔东壁就断定是“圣人必不如此，而斥为伪作，或后人附会。顾颉刚也曾表示对崔东壁不满处。“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，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。”（“古史辨”第一册的长序）

读论语，不应该这样读法。论语是一本好书，虽然编的太坏，或可说，根本没人敢编过。论语一书，有很多孔子的人情味。要明白论语的意味，须先明白孔子对门人说的话，很多是燕居闲适的话，老实话，率真话，不打算对外人说的话，脱口而出的话，幽默自得话，甚至开玩笑的话，及破口骂人的话。

总而言之，是孔子与门人私下对谈的实录。最可宝贵的，使我们复见孔子的真面目，就是这些半真半假，雍容自得的实录，由这些闲谈实录，可以想见孔子的真性格。

孔子对他门人，全无架子。不像程颐对哲宗讲学，还要执师

生之礼那种臭架子。他一定要坐着讲。孔子说：“你们两三位，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不好说的吗？我对你们老实没有。我没一件事不让你们两三位知道。那就是我。”这亲密的情形，就可想见。所以有一次他承认是说笑话而已。孔子到武城。是他的门人子游当城宰。听见家家有念书弦诵的声音。夫子莞尔而笑说：“割鸡焉用牛刀。”子游驳他说，夫子所教是如此。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孔子说：“你们两三位听，阿偃是对的。我刚才说的，是和他开玩笑而已。”（“前言戏之耳。”）

这是孔子燕居与门人对谈的腔调。若做岸然道貌的考证文章，便可说“岂有圣人而戏言乎……不信也……不义也……圣人必不如此可知其伪也”。你看见过那一位道学老师，肯对学生说笑话没有？

论语通盘这类的口调居多。要这样看法才行。随举几个例：言志之篇，“吾与点也”，大家很喜欢，就是因为孔子作近情语，不作门面语。别人说完了，曾晰以为他的“志愿”不在做官，危立于朝廷宗庙之间，他先不好意思说。夫子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我要听听各人言其志愿而已。”子是曾晰砰訇一声，把瑟放下，立起来说他的志愿。大约以今人的话说来，他说：“三四月间，穿了新衣服到阳明山中正公园五六个人，带了六七个小孩子，在公共游泳池游一下，再到附近林下乘凉，一路唱歌回来。”孔子吐一口气说，“阿点，我就要陪你去”，或作“我最同意你的话”。在冉有公西华说正经话后之后，曾晰这么一来放松，就得幽默作用。孔子居然很赏识。

有许多论语读者，未能体会这种语调。必须先明白他们师生闲谈的语调，读去才有意思。

“御乎射乎？”章——有人批评孔子说：“孔子真伟大，博学

而无所专长”。孔子听见这话说，“教我专长什么？专骑马呢？或专射箭呢？还是专骑马好。”这话真是幽默的口气。我们也只好用幽默假痴假呆的口气读他。这那里是正经话？或以为圣人这话未免杀风景。但是孔子幽默口气，你当真，杀风景的人是你，不是孔夫子。

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章——孔子问公明贾关于公叔文子这个人怎样，听见说这位先生不言、不笑、不贪。公明贾说“这是说的人张大其辞。他也有说有笑，只是说笑的正中肯合时，人家不讨厌。”孔子说，“这样？真真这样吗？”这种重叠，是论语写会话的笔法。

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”章——子贡很会说话。他说：“我不要人家怎样待我，我就不这样待人。”孔子说：“阿赐，（你说的好容易。）我看你做不到。”这又是何等熟人口中的语气。

“空空如也”章——孔子说：“你们以为我什么都懂了。我那里懂什么。有乡下人问我一句话，我就空空洞洞，了无一句话作回答。这边说说，那边说说，再说说不下去了。”

“三嗅而作”章——这章最费解，崔东壁以为伪。其实没有什么。只是孔子嗅到臭雉鸡作呕不肯吃。这篇见乡党，专讲孔子讲究食。有飞鸟在天空翱翔，飞来飞去，又停下来。子路见机说，“这只母野鸡，来的正巧。”打下来供献给孔夫子，孔夫子嗅了三嗅，嫌野鸡的气味太腥，就站起来，不吃也罢。原来野鸡要挂起来两三天，才好吃。我们不必在这里寻出什么大道理。

“群居终日”章——孔子说：“有些人一天聚在一起，不说一句正经话，又好行小恩惠——真难为他们。”“难矣哉”是说亏得他们做得出来。朱熹误解为“将有患难”，就是不懂这“亏得他们”的闲谈语调。因为还有一条，也是一样语调，也是用“难矣

哉”，更清楚。“一天吃饱饭，什么也不用心。真亏得他们。不是还可以下棋吗？下棋用心思，总比那样无所用心好。”

幽默是这样的，自自然然，在静室对至友闲谈，一点不肯装腔作势。这是孔子的论语。有一次，他说，“我总应该找个差事做。吾岂能像一个墙上葫芦，挂着不吃饭？”有一次他说，“出卖啊！出卖啊！我等着有人来买我。（沽之哉，沽哉，我待买者也。）”意思在求贤君能用他，话却不择言而出，不是预备给人听的。但在熟友闲谈中，不至于误会。若认真读，他便失了气味。

孔子骂人也真不少。今之从政者何如，孔子说，“噫，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。”“斗筭”是承米器，就是说“那些饭桶算什么！”骂原壤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，骂了不足，没举起棍子，打那蹲在地上的原壤的腿。骂冉求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”。真真不客气，对门人表示他非常生气，不赞成冉求替季氏聚敛。“由也不得其死然。”骂子路不得好死。这些都是例。

孔子真正属于机警（wit）的话，平常读者不注意。最好的，我想是见于孔子家语一段。子贡问死者有知乎。孔子说：“等你死了，就知道。”这句话，比答子路“未知生，焉如死。”更属于机警一类。“一个人不对自己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对这种人，真不知道怎么办，（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）”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也是这一类。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相同。“不患人之不已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——这句话非常好。就在知字做文章，所以为机警动人的句子。

总而言之，孔子是个通人，随口应对，都有道理。他脚踏实地，而又出以平淡浅近之语。教人事父母不但养，还要敬，却说“至于犬马皆能有养”，这不是很唐突吗？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

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就是说“如果成富是求得来的，叫我做马夫赶马车，我也愿意。”都是这派不加修饰的言辞。好在他脚踏实地，所以常有幽默的成分，在其口语中。美国大文豪 Carl Van Doren 对我说，他最欣赏孔子一句话，就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孔子说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这真正是自然流露的幽默。有点杀风景，想来却是实话。下回我想讲“孔子的笑和乐”。

(选自《无所不谈合集》)

沙蒂斯姆与尊孔

孔教曾一度被人厌弃，就是在《新青年》时代，从此孔教之盛衰与革命之狂潮成反比例，直至北伐告成，革命狂潮最旺时期乃是孔子最浸微时代。及至今日，尊孔之风又大盛起来，这在举国捧班禅若狂之时，倒也无足大惊小怪，私人意思倒以为尊孔比捧活佛高明。但是孔教之复兴，也自有他的道理。一则物极必反，时代潮流总是一激一返的，世界进化是螺旋式的，而非直线式的。再则，孔教到底是中国民族思想，其浸入国人思想之深，非马克斯所可比，故其根脉不易动摇，此点不可轻视。三则，儒教为安邦定国之道，历朝国基初奠之时，祀孔与封禅郊祀告上帝祭出川一样不能免的。所以刘邦为“无赖”时期（用《史记》本纪高祖对太上皇语），尽可溺儒冠，一旦登极，却不能不复尊儒者，否则天下无赖以刘邦所以倒秦者，反而施诸身，汉室就岌岌可危了。

今日中国风俗的确是这样浇薄，治国者思有以纠正之，因想起孔教来，谈礼谈义谈廉谈耻，以振士风，而励末俗，何尝不好？实在今日之人肯从细行讲起，以身作则，无论是西洋道德，或是中国的道义古风友谊廉节等等都好，做西洋 Genetlman 也

好，做中国耿介之士也好，世间道理本差不多。而且西洋人之道德若“费儿拨列”（fair play）提倡尽管提倡，我们总是外行，兼又字面生疏，听不大进去，实行起来，也不容易。譬如西洋人讲尊女人（Respect for Ladies），中国人讲敬长上，两句话听起来，明明是敬长上比“敬女”易入心窍。尊女人不管有效无效，仍旧要提倡，而敬长上，也未尝不可讲讲。若西洋道德又不讲，中国道德又不讲，其结果必如今日政界、教育界及文学界大家丧廉寡耻的现象。

但是大家恢复一点古风，譬如守己以严，责人以宽，重友谊，讲信义，尚廉耻，多力行，少放屁等等虽然都是好的，而尊孔却不可不用批评的眼光，分出个孔家的真面目，与宋儒之伪道学出来。此为第一条件。

尊孔也有幸与不幸。今日孔道得几位身体力行之朱文公、王阳明来担任宣扬，固一大快事，若张宗昌辈也来尊孔，直是辱没孔道而已。此所谓孔道之不幸也。所以尊孔第二条件是不不要口诵周孔之言，身行盗跖之行的人来提倡，否则孔越尊越不得青年人之信仰。

究张宗昌辈所以亦来尊孔，其心理不外沙蒂斯姆（Sadism）而已。试举数例为证。

数月前曾有恢复中国风之摩登破坏团出现。此辈极恶摩登而尚俭朴，似是孔孟之余欤？然察其所行，以硫酸水射女子衣服，正是摩登孽少之所本，断断非古行径。其心理一分析下来，仍是男子性欲变态之沙蒂斯姆而已，借此变态发泄性欲，蹂躏女子，得一快感，否则男子衣服华丽者正不乏人，何不射他一下？心理变态有所谓展览狂者（Exhibitionism），每好僻静街隅人迹稀疏之处，遇了女子则自己脱下裤子，实行其展览，以为如此足以侮

辱女子，而表现其阳性，使心上得一种快感，亦近沙蒂斯姆之义也。

患沙蒂斯姆变态者，每以对方之苦为自己之乐。中国人之性欲史上，颇不乏例，如西门庆之所为，最合此病症象，而其病态则不限于西门庆。心理变态最复杂微妙，且所谓变态不变态，亦难划定界限。普通观念之含有沙蒂斯姆意味者，如处女癖便是其一，贞节观念便是其二。考之上古，尚不甚厉害。直到唐朝，一代大儒如韩愈之女儿尚可再嫁，唐朝公主再嫁三嫁者，正是指不胜屈。至宋代理学兴，士人精神既极枯燥，而处女癖及贞节观念亦随之盛行。从此维持风化责任都要叫女子去负担，甚至节烈刚强，也都变成女子的美德，不干男子事了。女子能有志操，有气节，有刚强，有烈风，能守身如玉，视死如归，以身殉夫，或终身孤苦，守必不渝，这在男人看来，是如何的可钦佩啊！总之，女子愈肯吃苦，男子愈加快乐，或为题奏旌节，或为立传表扬。于是节妇手臂被男人牵着即毅然断去者有之，乳疡不肯使医生诊治慷慨而死者有之，都得文士齐声的赞赞。近来广东旌赏节妇，还是此种沙蒂斯姆之遗存，是真不足在今日言尊孔者矣。

近见上海报载《关于溥仪文绣离婚之一封书》，即在安法隐致金息侯书，力诋文绣要求离婚之非者。细味其文，沙蒂斯姆心理心情毕露，此是研究提倡贞节者的心理之最好材料。末段曰：

“文绣既居宫列，允宜克保家声，雷霆雨露，总属天恩，顾影自怜，亦当含笑，而竟忘恩负义，果何为耶。”

又曰：

“不如从其兄文绮之言，痛自忏悔，幡然改过，归故都，待皇太妃下，按月逊帝酌给生活费，长斋事佛，以终余年，尚不失为一代丽人也。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